清史纂修（本栏目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支持）

康熙帝四十六年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考

——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为中心

庄　声

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全九册），其中第八、九册是满文朱批奏折。冈田英弘发现影印件存在多种问题。其一，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者指出，原文书附有的汉文日期并非文书发出和领受时记入，而是康熙帝三次亲征结束后不久整理史料阶段附上的。其多数是以留守北京的皇太子为中心编排，并非以康熙帝所写顺序，文书前后被替换掉了。其二，无日期文书在“无年月”处排列。其三，存在年代错误编排一年的大量文书。[①] 这些均是康熙帝出巡随时掌握朝野情报，以及与留守京城的皇子保持私密往来的所谓的信函。

199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以下简称《全译本》），编译的四千余件文书中，七百余件是上述台北故宫影印出版的档案。但其前言与凡例中均未提到如上冈田英弘所发现的文书被替换或年代错误编排的问题。[②] 白新良曾对《全译本》的翻译、拟题以及朝年等问题提出过质疑。[③] 本文在查阅该档案时不仅发现多件年代错讹的文书，也发现与实录康熙帝北巡记载不相符的问题。

索岳尔济山为内兴安岭之正脉，高三百余丈，树木丛深，禽兽繁多。[④] 康熙帝称赞索岳尔济山“形势崇隆，允称名胜”，“最为高大，今巡幸塞外，朕欲乘便，一往视之”。[⑤] 康熙三十七年（1698），黑龙江将军奉命以索岳尔济山规划御围场。[⑥] 设立的围场周围一千三百里，[⑦] 与木兰围场

[收稿日期] 2025-02-23
[作者简介] 庄声（1970—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珠海 519082，zhuangsh6@mail.sys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整理与研究”（22&ZD332）成果。

① 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藤原書店，2013年，前言，第17页。又参见冈田英弘：《康熙皇帝的家书：康熙的私人情感与满洲帝国的治理实相》，廖怡铮译，八旗文化，2021年，第3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凡例，第1页。

③ 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呼伦贝尔志书稿》，《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10册，线装书局，2003年，第298、321页。索岳尔济，在汉文文献中又作索约尔济、索约勒济等，均是满文 soyolji 的音译。

⑤《清圣祖实录》卷204，康熙四十年五月乙卯；卷205，康熙四十年八月乙卯。

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2），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第47-48页。该档原件藏黑龙江省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片（下同）。黑龙认为，该御围场设于康熙四十年。黑龙：《索岳尔济山人文地理考》，《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⑦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73《兵部》。

面积相当。索约尔济山周边与黑龙江索伦、科尔沁、乌珠穆沁、喀尔喀等部相连。[①] 按照地理位置来看，索岳尔济围场是由木兰围场向北延伸的围场，中间隔着自西向东流的西拉木伦河。迄今学者都鲜少注意到同时存在的南北两个围场，特别是四十年和四十六年，康熙帝渡过西拉木伦河北上到索岳尔济围场喀尔喀流域行围，学者认为是局限在木兰围场范围内的狩猎活动。[②]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在校勘《全译本》部分文书内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康熙帝四十六年北巡造访公主府的政治意义，以及地方官员前期如何准备迎接皇上巡幸索岳尔济围场的重要问题。

一、校勘《全译本》朱批奏折及康熙帝北巡

《全译本》收入的 4297 件朱批奏折中，康熙帝与皇子往来信函有七百多件，是总件数的六分之一。通过康熙帝与皇太子私密往来信函，得知康熙帝在四十五年到过索岳尔济山行围，而且也捕获不少野生动物。但是根据起居注和实录内容，这年不见皇上到索岳尔济山行围记载，而是仅到木兰围场行围后返回京城。如此一来就有必要查阅满文原档。据其原档缩微胶片前言："原档分为年代包、人名包和机构包。七十年代初期将人名包和年代包经过分类项组卷整理，近年又将机构包进行逐件登记编目。自此基础上，进行缩微拍照。"[③] 可见将原档整理三种包分类组卷，逐件登记编目。比如，人名包中的"胤祉 / 内政 / 礼仪 / 卷内文件均为请安折，自康熙四十三年九月起，至康熙五十年五月止，卷内共 101 件。全宗号 508-4-92，案卷号 210"，以及机构包中的"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 12"等形式编成简目。查阅胤祉的请安折，即所谓的朱批奏折大部分落款处都没有署年月日。又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全文数据库中的朱批奏折，发现这批原文书个别装在封套里。封套正面满文书"臣胤祉等恭请皇（汗）父万安"或"臣胤祉等谨奏"，右上侧汉文书墨笔年月，其左侧位置用朱笔书日期。此外还有仅有朱笔日期、无年月的文书封套，其背面俱以满文书"谨封"字样。[④]

以下结合利用相关文献，核实《全译本》中所记康熙帝在四十五年是否去过索岳尔济围场的问题。首先见《全译本》中的第 853 件，胤祉等奏请万安折[⑤]：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臣等初五日请安折，于初七日酉时赍到，恭闻万安。为此谨奏。（人名皆略，下同）
>
> 朱批：朕体安。今驻跸凉爽胜地，食美味佳肴，心旷神怡，何其惬意。

这件是皇子胤祉在某月初五日向皇父请安，并于某月初七日收到尾幅皇父朱批的折子。朱批称这日皇上驻跸凉爽胜地，食美味佳肴。该奏折在《全译本》中编排为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但是根据实录得知，康熙帝这时仍在京城畅春园处理国政，而且三月的京城也并非酷暑季节。查阅一史馆藏的原文书封套，正面除了皇子惯用问候套语以外，仅有朱笔书"初六"的日期，不知全译本编排的年月日从何而来。又见第 3806 件，胤祉等奏为恭闻驻跸热河游览山水胜地折，无年月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臣等初八日请安折，于初十日巳时赍到，恭闻皇父万安。奉御批：

---

① 索岳尔济围场划定范围见蒙古国民族中央档案馆藏 Манжийн хааны авын газар соёлз уулыг Монголчуудад хуваaж егсөн зураг (1736–1795),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那顺达来将该图名译为《乾隆年间将索岳尔济山狩猎地分与四盟示意图》，参见那顺达来：《蒙古地区区位方向及其对清代文献记载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② 罗运治：《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第 69 页；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 7 辑，2017 年，第 1–24 页。

③《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胶卷编号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1991 年处理缩微胶片的文书，每件文书并没有封套，而在档案馆数据库中的文书有完整的封套。

⑤ 本文省略所有《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引文的脚注，均在正文中以其编排的目录序号展开讨论。

今驻跸凉爽胜地，食美味佳肴，心旷神怡，何其惬意。钦此。恭闻之下，臣等不胜欢喜。钦惟皇父向善调养圣躬，而及时驻跸凉爽胜地，观览山河之清明，猎兽于山，捕鱼于河，每日品尝新鲜美味，圣心甚安，从容游览。臣等闻之，各皆笃切念佛……为此谨奏。

朱批：朕体安。此处凉爽，而这三日感觉热，不知在京城如何？

这件是皇子收到上述第853件文书后向皇父请安的折子。皇子赞誉皇父向来善于养身，及时到气候凉爽之地驻跸，从容游览胜地，渔猎山河，日日品尝生鲜美味。通过皇子的言语，得知此时皇上不在京城早已出巡在外。朱批称道，朕虽身在凉爽之地，可是近期依然觉得很热，询问皇子京城如何。查阅一史馆该原文书也无年月日，封面仅朱笔书“十一”的数字。又见第3836件，胤祉等奏报京城酷热折，无年月日条内容：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臣等十一日请安折，于十三日午时赍到，恭闻万安。奉旨：此处凉爽，而此三日感觉热。不知在京城何如？钦此钦遵。臣等看得，在京城，本月初一至初九日，皆曾甚热。初十日雨后稍缓。 十一、十二、十三等三日又甚，至晚益加闷热难受。此数年中不曾经历似此暑热。为此一并谨奏。

朱批：朕体安。此处数日来亦热。曾闻有人伤于此热乎？将此，著明白打听，缮写寄来。

这件是皇子收到上述第3806件文书以后，向皇父请安的折子。该文书尾幅朱批：近期依然很热，询问皇子是否听说有人中暑过。查阅一史馆该文书无封套。又见第1161件，胤祉等奏报京城酷暑折，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条内容：

臣胤祉等谨奏：窃照臣等十四日请安折内奉御批：数日以来，朕所在地方亦热，听得有人因热受伤耶？著访明奏来。钦此钦遵。臣等遣人在京城内外畅春园等处及至各地查访，据报：近来炎热，有人头昏，或泻肚，并无以热伤亡者。等语。有则臣等必得知。再溽暑延续十余日，而畅春园及城外甚凉。现十五、十六二日，热始稍退，夜亦稍凉。为此谨并奏以闻。

朱批：知道了。至于粮价，询问京城来者，其说各异，行会计司太监书，愈为轻佻，殊属不敬，著尔等查参。尔等亦每隔一二报，询明粮价报来。

这件是皇子收到上述无年月日的第3836件文书以后，向皇父奏报的折子，并非请安折，所以朱批“知道了”。该文书年月日为原文书落款的日期，该日期与一史馆藏的原文书封套上的年月日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上述几件文书并非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而是《全译本》将康熙四十六年文书错误编排一年或排成无年月日的文书。[①]

据实录记载，这年七月壬子（初二日）至辛酉（十一日），康熙帝驻跸热河上营；壬戌（十二日）至丙寅（十六日），驻跸喀喇和屯。皇子照上述第3836件文书答复皇父以后，又向皇父请安，譬如见第891件，胤祉等奏请万安折，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条内容（按，为了便于阅读分析引文，引文中的[]内容均为笔者补充）：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七月]十六日卯时，赍到臣等[七月]十四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旨：数日来朕处亦热，尔等曾闻有人热伤耶？著打听明白，写折寄来。钦此钦遵。除另具奏闻外，谨奏请万安。

朱批：朕体安。朕处已甚凉，今已起程返还。

查阅一史馆该文书装有封套，其封套正面仅有年日，即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和朱笔书“十七”，并无月份。根据上述文书分析得知，该件文书也是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形成的文书。由此可知，上述第853件、第3806件、第3836件、第1161件和该第891件文书均是康熙四十六年形成的奏折。

据实录，康熙帝在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五日，近一个月驻跸喀喇和屯期间处理

①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国政外，又忙于接见各蒙古王公。七月十七日，自喀喇和屯启行，始北上巡历诸蒙古地方。

又据满文原档，上述第 891 件文书尾幅朱批内容为："mini beye elhe,meni ubade labdu serguwen ohobi.te jurame gaiha"；汉译文："朕体安，朕处已甚凉，今已启程"。[①] 可见《全译本》错误理解了康熙帝的朱批原意，要是不加以对照原满文，以为此时的皇上结束北巡，已经启程返回京城。又见第 932 件，胤祉等请安并报接阅御批折，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七月］十九日午时，赍到臣等［七月］十七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朕处已甚凉，今已起程返还［今已启程］。钦此。臣等闻之甚喜，窃惟皇父今既乘凉起行，则指日可到。皇父每次出猎，得获甚多，天颜甚安……为此谨奏。
>
> 朱批：朕体安，［七月］二十二日起行往张三营。

该文书是上述第 891 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因此，可以确定也是四十六年七月形成的文书。查阅一史馆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十七"。此外据原满文朱批内容："mini beye elhe,orin juwe de jang san ing ci jurambi"；汉译文："朕体安，二十二日，将从张三营启程"。可见《全译本》又错误理解了康熙帝的原意，皇帝并非是二十二日起行前往张三营，意思恰好是相反的。因为实录记载这年七月二十日，康熙帝驻跸张三营；二十二日，驻跸拜布哈昂阿。无容置疑，七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居住在张三营，次日由此北上到拜布哈昂阿扎营。康熙帝此次北巡，在与留守京城的皇子往来私密信函中，多次提及沿途驻跸公主府第。

二、康熙帝北巡造访公主府第

康熙十四年，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十分关注蒙古各部的动向。十六年，康熙帝为了与喀喇沁、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各部蒙古保持密切关系，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开始北巡。[②] 康熙帝一路北上接见各部蒙古王公以外，下嫁巴林部落的淑慧固伦长公主和科尔沁端贞固伦长公主也遣使问安贡驼马。[③]

淑慧固伦长公主，即皇太极第五女，生于天聪六年（1632），薨于康熙三十九年，年六十九。孝庄文皇后生，名阿图，顺治五年下嫁色布腾。额驸色布腾，博尔济吉特氏，初封辅国公，顺治七年，进封巴林多罗郡王，康熙六年卒。[④] 康熙帝即位后与巴林部蒙古贵族始终结姻不断，较重要的婚事主要是淑惠公主的子孙。淑慧公主有三子，子鄂齐尔于康熙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鄂齐尔亦有三子，长子纳木达克，康熙十一年正月娶贝子彰泰之女。康熙三十年六月，康熙帝之女荣宪公主（又称二公主）出嫁与纳木达克之弟吴尔衮。次年四月，康熙帝又将其皇从兄博果铎长女指嫁淑慧公主幼子纳木扎（占）。[⑤] 科尔沁端贞固伦长公主，皇太极第三女，又称端靖公主。生于天聪二年，薨于康熙二十五年，年五十九。崇德四年（1639），下嫁科尔沁多罗郡王奇塔特。[⑥] 奇塔特，又作奇他特、祈他特。顺治六年（1649）封多罗郡王，顺治十年薨，

---

① 满文原档均参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② 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

③ 《清圣祖实录》卷 69，康熙十六年九月戊戌。

④ 《清史稿》卷 166《表六・公主表》，第 5272 页；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故宫出版社，2013 年，第 79 页；《清圣祖实录》卷 31，康熙六年三月乙亥。

⑤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79 页。

⑥ 《清史稿》卷 166《表六・公主表》，第 5270 页。特木儿巴根：《固伦端贞长公主封号考辩》，《满语研究》2023 年第 2 期。《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19《传第三・多罗郡王奇塔特列传》，第 156 页。希都日古编译：《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97 页。事实上端贞公主与端靖公主的满蒙文表述均是一致的，分别是"ujen akdun wesihun gungju"和"kündü itegeltü degedü güngjü"。参见《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6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84 页；满文《清圣祖实录》卷 190，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丙子。

子额尔德尼承袭多罗郡王爵位。[①] 康熙帝首次北巡，两位姑姑积极遣人请安进贡。

康熙中期以后，清帝联姻喀喇沁蒙古，首先把对象选择了该部右翼旗。三十一年十月，康熙帝将第五女端静公主遣嫁该部右翼扎萨克郡王扎什之子噶尔臧。康熙帝的这一联姻举措，重要原因之一是扎什对清廷的忠贞及该部旗以后对清廷的特殊作用。扎什为迎娶公主，特地建了一座豪华府第。[②] 三十二年和三十七年，康熙帝北巡均驻跸端静公主之第，并与驸噶尔臧进宴。又驻跸科尔沁和硕纯禧公主之第，与和额驸般迪，以及与科尔沁和硕端敏公主和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等人进宴，又临科尔沁端贞长公主墓奠酒，康熙帝北巡之际频繁造访公主府第。

譬如见第 934 件，胤祉等请安并报接阅御批折，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 [七月] 二十二日午时，赍到臣等 [七月] 二十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七月] 二十二日起行往张三营。钦此。为此谨奏。
>
> 朱批：朕体安，[七月] 二十五日将行抵八公主第。

如上所述，皇子奉御批的正确内容为“二十二日，将从张三营启程”。因此照上述文书的年份推断，该件文书也形成于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是皇子接到上述第 932 件文书后向皇父请安的折子。查阅一史馆原文书封套，同样是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二十三”，也无月份。请安折尾幅朱批“二十五日将行抵八公主第”中的八公主，当时称为八公主的，只有康熙帝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③] 八公主生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薨于四十八年六月，年二十三。[④] 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八公主下嫁翁牛特部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苍津。但是据实录记载，四十六年七月乙亥，康熙帝驻跸和硕恪靖公主第，并非是《全译本》中所记的八公主。乙亥，恰好是二十五日。和硕恪靖公主是康熙帝第六女，不计殇者排行第四，故一般称为“四公主”，并非八公主。[⑤] 可见，《全译本》与实录内容并不一致。

崇德元年，定中宫（皇后）所生女为固伦公主，庶妃所生女为和硕公主，亲王女为和硕格格，郡王女为多罗格格，贝勒女为贝勒多罗格格，贝子女为固山格格，公女为公格格。[⑥] 如上所述和硕恪靖公主是康熙帝第六女，初封和硕公主，康熙四十五年封和硕恪靖公主，雍正元年（1723）进固伦恪靖公主。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和硕恪靖公主下嫁敦多布多尔济。敦多布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袭喀尔喀郡王。尚主，进亲王。四十一年，坐事降郡王。雍正元年，以军功复进亲王。而公主生于康熙十八年五月，薨于雍正十三年三月，年五十七。[⑦] 据实录四十六年七月甲戌（二十四日），康熙帝驻跸德尔济库木都和洛时，喀尔喀和硕恪靖公主来请安，额驸敦多卜（布）多尔济来朝，康熙帝赐其袍褂缎匹等物。[⑧] 和硕恪靖公主的府第在漠南，且不止一处，最初住清水河，后迁居归化城。[⑨] 显然和硕恪靖公主的府第，不在皇帝北巡的路线上。翁牛特左翼旗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居住地，即和硕温恪公主府第，根据舆图恰好在北上的交通要道上。翁牛特左翼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苍津所居旧名营谷，谕改称巴彦鄂尔齐图。[⑩] 因此有理由推

---

①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第 148–149、209 页。

②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99 页。

③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89 页。

④ 《清史稿》卷 166《表六 · 公主表》，第 5284 页。又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89 页。

⑤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221 页。

⑥ 祁美琴：《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满族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⑦ 《清史稿》卷 166《表六 · 公主表》，第 5282 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 230，康熙四十六年七月。

⑨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第 221–222 页。

⑩ 张穆撰，何秋涛校：《蒙古游牧记》卷 3《翁牛特》，早稻田大学藏，第 19–22 页。

测实录记载有误，杜家骥也曾指出，参阅实录时应注意记错或误作之处。[①]

这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康熙帝驻跸八公主府第之际，分别接见阿霸哈纳多罗贝勒薄昭、翁牛特镇国公索讷穆和土默特多罗达尔汉贝勒马呢等人，并赐袍褂、缎匹等物。次日康熙帝继续北巡，又见第984件，胤祉等奏请万安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为此谨奏。
>
> 朱批：朕体安，[八月]初二日行抵二公主第。

朱批原满文内容："ice juwe de jacin gungju boode isinambi"；汉译："将于初二日抵二公主第"。显然《全译本》翻译又出现错误，皇上并非是初二日行抵，而是初二日将要行抵二公主第。二公主，即如上所述出嫁巴林部的和硕荣宪公主，生于康熙十二年五月，薨于雍正六年四月。康熙三十年六月，下嫁巴林部乌尔衮。[②] 据实录，四十六年七月丁丑（二十七日），康熙帝驻跸卓素毕喇，次日驻跸宜纳哈布拉克，己卯（二十九日）驻跸宜车舍里。八月庚辰朔（初一日）驻跸西喇穆伦，八月辛巳（初二日），驻跸和硕荣宪公主第。该984件文书，应该在这期间寄给皇子的。因此，第984件文书也并非形成于康熙四十五年。查阅一史馆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朱笔书"二六"，也无月份。又见第942件，胤祉等请安并报接阅御批折，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二十五日夜三更时，赍到臣等二十三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七月]二十五日将行抵八公主第。钦此。为此谨奏。
>
> 朱批：朕安。[八月]初二日已抵二公主第。路竟沙且不顺，实不及朕哨鹿之地，目下未获猎物，惟到兽禽丰盛之地再看。[③]

该文书是上述第934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查阅一史馆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朱笔书二九，也无月份。皇子奉御批中的八公主，即如上的康熙帝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尾幅朱批："初二日已抵二公主第"，与上述第984件文书相呼应。皇上这年八月初二日，抵达巴林部驻扎在荣宪公主府第。

又见第946件，胤祉等奏请万安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三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臣等前月[七月]二十六日请安折于本月[八月]初一日寅时赍回，恭闻万安。再奉御批：将于初二日行抵二公主第。钦此。臣等亦恭闻之。为此谨奏。
>
> 朱批：朕体安，驻跸布彦乌兰之夜，送邸报到，朕将兼程不误，因今年热，蒙古粮将大收。目下未霜冻，照常炎热，不知京城如何。

该文书是针对上述第984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可见《全译本》对该件文书，正确翻译了再奉御批的内容。查阅一史馆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八月初三"。尾幅朱批当晚皇帝在布（巴）彦乌兰扎营，提及天气和蒙古粮食产量的问题。据实录康熙四十六年八月甲申（初五日），驻跸巴彦乌兰地方，吴喇忒镇国公等来朝，赐袍褂缎等物。康熙帝出巡沿途一边忙着看望公主，一边与各部蒙古保持密切关系。事实上，与第942件文书相关联的其他第950件、第963件、第985件、第994件，均错误编排为四十五年的文书。而且第985件和第994件文书中康熙帝哨鹿本得十只的数据，分别误译为三只和两只。也有理由相信，原文书封套并非当时形成。北巡的目的主要在于联络蒙古各部王公的感情，加之恩意，寓怀远略。[④] 而此时的气温过高，仍未出现霜冻。皇帝北巡进入兴安岭一带以后，野生资源的景象将截然不同。

---

① 杜家骥：《清代满汉文文献利用中的一些体会：兼谈某些文献内容正误上的特点》，《民族古典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大学，2025年，第78页。

② 《清史稿》卷166《表六·公主表》，第5281页。

③ "目下未获猎物"，汉译不准确，应为"现获得不多。"

④ 赵云田：《清代的"围班"制度》，《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三、遣员踏查与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山

康熙四十年五月至九月，皇帝巡幸北塞 110 天。这年八月初二日，皇帝自驻跸阿尔达尔河地界，开始进入索岳尔济围场。康熙帝在索岳尔济围场行围 17 天，其间接见喀尔喀车臣汗部王公贵族及妻母，王公备宴献上获得赏赐，索伦向导以及围场向导也赐获白金。

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康熙帝主要在木兰围场活动，其间接见各部蒙古王公，并未渡过西拉木伦河到索岳尔济山行围。[①] 其中在四十三年，康熙帝曾计划巡幸索岳尔济围场，但终究未能成行。[②] 四十六年，康熙帝巡幸塞外，历时 132 天，长达四个多月，其中在蒙古地区就盘桓 50 天。[③] 但是常建华并未明确指出是否到过索岳尔济山，仅提到康熙帝这年巡幸塞外。实际根据实录的北巡路线，康熙帝这年渡过西拉木伦河到过索岳尔济围场，并猎获大量的猎物。

康熙帝每次北巡，为了保证路途饮水和青草，事先都派遣向导调查行围路线并通知地方官员做好迎接准备。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向导喀尔吉善奉命，前往兴安岭索岳尔济围场调查北巡的路线。三月初九日，兵部咨文黑龙江将军，派遣索伦佐领率向导去迎接喀尔吉善一行，渡过洮尔河从靠尔河（又作蒿尔，满文作 gol、kol 或 hol）上游界内来迎接。十八日喀尔吉善一行预计到巴林之路，告知将军不得延误关乎圣旨之事。将军随即通知索伦总管速遣本地向导，协助喀尔吉善一行调查北巡路线。将军又向黑龙江副都统和墨尔根城协领调集准备无疫高大马匹数百，管理马匹和善射官兵数十名，以及为防止出现病弱马匹备用的数十匹马。[④] 皇帝北巡虽说是与各部蒙古加强联系，接见赏赐彰显恩威，其实行围打猎也是军事技能训练的好机会。

康熙帝派遣的向导喀尔吉善等人一路向北，勘查北巡行围之要地，地方官员和卡伦官兵严守巡卡差事，并特别交代围场周边的扎萨克和索伦人不得进入围场，各交界所通路线必须驻守卡伦。皇帝到了围场也不可随意越过围场来请安。居住在兴安北部的索伦人从西南绕着来，喀尔喀盆苏克王所属者渡过乌尔挥河翻越乌兰岭到阿鲁昆都仑来会，乌珠穆沁博木布贝勒、车臣亲王所属者翻越乌兰岭从绰挪、尼玛图下游到乌纳吉（果）。居住南部者不必登山，沿着大路到阿鲁昆都仑、靠尔河。居住东南者从桂勒尔河口卓利克下游到靠尔河来会。[⑤] 皇帝北巡抵达索岳尔济围场前，蒙古各部与黑龙江地方人马将汇聚于索岳尔济围场附近迎接。

此后喀尔吉善又奉旨，转告将军索伦总管阿图不必前来，其他总管、副总管率五百士兵携带四十日口粮前来。盛京和吉林乌拉两地士兵携带两个月口粮，齐齐哈尔兵携带五十日口粮，各部在八月十二日赶到约罗（yolo）岭，届时将遣人通知皇帝从木兰围场一路行围到桂勒尔河流域的预计到达日。通知索伦总管赛音察克二十日以内派遣官兵到齐齐哈尔，不得让闲散打呼尔人随来。严令总管和副总管率来五百名索伦士兵不得在途中擅自打猎，若有违禁者致使马匹消瘦耽误事情，总管以下至骁骑校将被严加问罪。又令黑龙江副都统和墨尔根城协领派遣赶牧群官二员、领催和披甲三十名，以及带备补马二百匹、鹰、雀鹰等，要求在七月二十日以内到达齐齐哈尔，将军本人计划在二十日出发。[⑥] 三地官兵汇聚齐齐哈尔以后，将军率官兵到索岳尔济山迎接皇帝协助围猎。如上所述，此时皇帝早已在木兰围场逐步向北推进。

---

① 罗运治：《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第 69 页；景爱：《清代木兰围场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3 辑。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1–11），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第 73–74 页。又参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2–14），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初二日，第 74 页。

③ 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第 20–21 页；（14–17），第 26–40 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4），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 25–29 页；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第 40–42 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4）康熙四十六年六月，第 43–46 页；（14–17），康熙四十六年七月，第 65–91 页。

如上所述四十六年八月庚辰朔（初一日），上驻跸西喇穆伦河。次日渡过西喇穆伦河（西拉木伦）驻跸二公主府第。在公主府休整两日后继续北上，此后的行程见第955件，胤祉等请安并报京城气候情形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条内容：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八月］初八日酉时，赍到臣等［八月］初三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驻跸布彦乌兰之夜，送邸报到，朕沿途无误。因今年热，蒙古粮将大收。目下未霜冻，照常炎热，不知京城如何。钦此。……

朱批：朕体安，直到［八月］十三日仍未下霜，鹿亦未鸣，今朕已始行围猎，只是蚊子多受不得。

查阅一史馆该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初九"，也无月份。但是该文书是针对上一节第946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因此该文书无疑也是康熙四十六年八月形成的。据实录这年八月壬辰（十三日），上驻跸阿禄昆都仑地方。此时虽然即将八月中旬，气温仍然很高，蚊子多的难以忍受。虽然听不到鹿鸣声，康熙帝已始行围。次日癸巳（十四日），驻跸行宫；甲午（十五日），驻跸靠尔毕喇（靠尔河）。康熙帝驻跸靠尔河时东三省将军来朝，赐绸缎等物。又见第971件，胤祉等请安并报接阅御批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八日条内容：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八月］十六日午时，赍到臣等［八月］初九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直到十三日仍未下霜，鹿亦未鸣。今朕已始行围猎，只是蚊子多受不得。钦此。……

朱批：朕体安。［八月］二十一日猎于威拉虎山，兽、猪甚丰足，共得三百余。在桂勒尔河，白肚鳟鱼、细鳞白甚丰盛，故得即驰送。近来自朕以至兵甲跟役人等皆食兽鱼肉，连商人亦给食之。今正值鹿鸣分群。著每家备肥鹅二只、鸡四只撒盐送来。

查阅一史馆该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十八"，也无月份。但是该文书是针对上述第955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因此也形成于四十六年，其尾批朱批提及所到之处渔猎情况和具体日期。首先所提及的桂勒尔河，源自索岳尔济山，是洮尔河的支流。该河系洮尔河右岸支流，源自索岳尔济山（索约儿鸡）。[①] 洮尔（也作陶尔、托啰、淘尔）河，自索约勒济山发源，流入扎赉特界内。[②] 在齐齐哈尔城南四百里，发源喀尔喀境内东南流十余里，会十余小水入嫩江。[③] 洮尔河上源一带遍布葡萄等果树，黑龙江将军晓谕索伦达呼尔等严禁到此砍伐。[④] 康熙帝曾允许扎萨克图郡王，在肉不变质季节可以到洮尔河流域狩猎。[⑤] 显然兴安岭洮尔河流域，从皇帝猎获物品来看，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据实录，康熙四十六年八月乙未（十六日），康熙帝驻跸札喀朱尔麻地方；丙申（十七日），驻跸乌喀纳布拉克地方；丁酉（十八日），驻跸扣恳昂阿地方；戊戌（十九日），驻跸海拉苏台昂阿地方；己亥（二十日），驻跸萨尔纳台昂阿地方；庚子（二十一日），驻跸喇克萨哈拜察地方；辛丑（二十二日），驻跸克尔木台和洛；自壬寅（二十五日）连续两日，驻跸洮尔毕喇（洮尔河）。该河段有丰富的珍贵鱼种，比如见第1199件文书，皇上这日在洮尔河拉网六次，捕获白肚鳟鱼、细鳞白鱼一万三千余尾。事实上，洮尔河支流桂勒尔河，是专给陵寝捕鱼的河流。[⑥] 上述朱批中的威拉虎，原满文为oilahū，根据前后驻跸地点推测，该山应该就是kuileku山，即魁勒库山，在桂勒尔河支流阿尔达河西北，恰好位于此次北巡路线上。兴安岭渔猎资源非常丰

---

①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5《入黑龙巨川》，早稻田大学藏，第19页。

② 柳成栋整理：《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布特哈界内四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③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8《黑龙江》，钦定四库全书，第8页。

④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第4册，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九日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25–126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6–25），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初三日，第32–33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22–19），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第24–26页。

富，除了随行的官兵以外，商人也享受到山珍美味。

又见第988件，胤祉等请安并报接阅御批折，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三十日条内容：

> 臣胤祉等恭请皇父万安。窃于［八月］二十七日卯时，赍到臣等［八月］十八日请安折，恭闻万安。又奉御批：二十一日猎于威拉虎山，兽、猪甚丰足，共得三百余。在桂勒尔河，白肚鳟鱼、细鳞白甚丰盛，故得即驰送。近来自朕以至兵甲跟役人等皆食兽鱼肉，连商人亦给食之。今正值鹿鸣分群。钦此。……
>
> 朱批：朕体安。［九月］初五日驻跸木西匣色钦地方，围猎堪达汉，十五只堪达汉被围住，今皇太子并诸阿哥各射殪一只，又殪鹿、狍、猪、天马甚多，来进果品之人亲见之，尔等可问彼。哨鹿不甚多，共获十二只。

查阅一史馆该原文书封套，墨笔书“康熙四十五年”，朱笔书“三十”，也无月份。该文书是针对上述第971件皇子向皇父请安的折子。其尾幅朱批，初五日驻跸木西匣色钦。木西匣，满文作musihiyan，汉文又作木石匣、木什匣、穆什匣；色钦，即源流之意。该河源自索岳尔济山，系洮尔河上源之一。据记注档册[①]和实录，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初三日壬子，驻跸穆什匣（实录作“木西匣”）河湾。初四日癸丑，驻跸讷默尔根。初五日甲寅，驻跸行宫，上往猎兴安穆鲁，射堪达汗十三，赐大臣、随从等官兵，以及东三省将军、副都统、索伦总管，下至猎户鹿。初六日乙卯，驻跸格（绷）额山（阿林）前。[②]

所及兴安，即兴安岭。穆鲁，满文作mulu，意“山脊、山梁”之音译，系兴安岭山脊。讷默尔根，即讷默尔根河，系喀尔喀河左岸支流，源自索岳尔济山北坡，恰好也在木西匣河源一带。记注档册所记捕获堪达汗（汉）的数与朱批奏折有出入。其中这日的狩猎情况见第1210件，胤祉等奏库使回报口外畋猎情形折，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条部分内容：

> 库使宝才十九日未时到此，臣等问之，据宝才告称：我初五日晨到彼，时皇上出猎堪达汉，将及日落，皇上至驻所，即出散鹿，称堪达汉。据闻堪达汉一只重七百七十五斤。是日殪兽甚足。皇上散鹿毕，直至二更时，所殪堪达汉、鹿，尚未尽携至驻所。我奉命看视皇上所殪堪达汉及皇太子以下诸阿哥所杀堪达汉，并赏奴才堪达汉肉一块、狍一只、细鳞白鱼二尾。

该文书日期是原件文书落款年月日，也是针对上述第988件朱批内容反映的实际围猎情况。显然这天在御围场捕获丰富的猎物，所获猎物到二更时分仍未搬运完毕，跟随围猎之奴才均获赐各种猎物。这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始回銮途中，赏赐陪同人员及搭桥修路蒙古人等白金。十月二十日，康熙帝从神武门回宫，结束了此次长达132天北巡的行程。[③]也是继四十年之后，康熙帝再次巡幸御围场。沿途各部蒙古不仅纷纷前来请安，实际也期望康熙帝解决满蒙纠纷。[④]

康熙帝每次北巡，事先任命向导实地踏勘，向导确定行围路线，勒令沿途蒙古各部及黑龙江将军严加管束属下不得私进围场，尤其东三省将军须筹备协助皇上行围的兵力和马匹。皇上北巡沿途以抚慰手段赏赐蒙古各长和协助围猎的所有官兵和随从，回銮途中也不忘看望公主，召见蒙古额驸，不仅加深联络感情，又彰显了康熙帝的信赖与威严。对于增加蒙古对中央之向心力，长期稳固地统辖蒙古，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⑤]清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就非常重视与东部蒙古之间的关系，以联姻关系来巩固政权。康熙朝以降双方嫁娶联姻更加频繁，在平定藩

---

① 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记注档册》，《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40–141页。又参见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清圣祖实录》卷230，康熙四十六年九月。根据《实录》得知初六日驻跸格绷额阿林。

③ 《四十六年十月起居注稿本残卷》，《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第774–783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22），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第260–262页。

⑤ 杜家骥：《多面的中国古代史与清史》，中华书局，2023年，第139页。

部和亲征准噶尔中，各部蒙古兵力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四、结语

清廷公主所生的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十分关注蒙古各部的动向。为了与喀喇沁、科尔沁、敖汉和翁牛特等各部蒙古保持密切关系，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开始北巡。亲征入侵喀尔喀部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途中噶尔丹去世，漠北蒙古喀尔喀部也顺利归附。因此以内扎萨克四十九旗之例，编喀尔喀旗佐，封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级，给与册诰、俸禄。[①]康熙帝在此后的北巡，均有喀尔喀各部王公到行宫请安进贡。索岳尔济山属兴安岭山脉，自然资源丰富。康熙帝亲征以后，勒令黑龙江将军以索岳尔济山为中心划定皇家围场。设立的索岳尔济围场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兴安岭山脉内，康熙帝在四十年首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康熙四十六年是继四十年以后，再次巡幸木兰围场延伸的索岳尔济围场。康熙帝沿途看望公主，会见蒙古各部贵族，赏赐布帛银两，无不彰显恩威。巡幸塞外保持了八旗骑射之风，加强满蒙关系，具有巩固边防的意义，[②]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坚实的作用。

《清实录》与其他朝代实录一样，是新继位的皇帝为彰显前朝皇帝政绩而编纂的编年体史料，通过临时设立实录馆，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选编而成。虽然学者也曾指出实录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③]但是实录编纂者会对调取的原始档案进行删改，形成的定稿实录与原始档案出入较大。朱批奏折上奏者多为高级官僚或者是皇帝亲信大臣，康熙朝朱批奏折有数百件所谓的与皇子之间往来的私密信函，这些文书多是皇帝以朱笔批示意见及巡幸途中的见闻。康熙四十年和四十六年的实录和起居注或记注档册，记载了皇帝巡幸沿途接见各部蒙古王公并举行宴会。虽然实录和起居注记录了皇帝给随从和来朝请安的各部蒙古王公赏赐猎物，但是并未记录具体的猎物与数量。朱批奏折恰好弥补了正史中不见记载的细节，皇帝与皇子往来的私密信函中，皇帝不仅给皇子讲述捕获的猎物和数量，还记述了沿途的气候变化现象，对气象学研究也十分重要。

本文在分析《全译本》康熙帝与皇子往来的十四件私密文书中，无年月日的有两件，四十五年的有十件，四十六年的有两件。经查阅文献综合分析，实际无年月日和四十五年文书，均是四十六年康熙帝北巡时形成的文书。《全译本》为何出现年份错误编排情况呢？ 据吴元丰介绍，“雍正朝包括对康熙朝的朱批奏折实施缴回制度以后，缴回的奏折均存放在皇宫内，以包为单位保存，在包上注明缴回者姓名，故称之为人名包，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朱批奏折，共有2684包,1787卷，约计10余万件”。[④]又有学者推测，由于原折数量浩瀚，排放凌乱，而且糟旧残缺，且有相当部分未署年份，遂以前折年份误署于未署年份的折件。[⑤]笔者查阅原档中的胤祉请安折，发现除了个别文书有具奏时间以外，大部分没有署年月日，本文所引用的几件文书均夹在其中。而封套上的日期，也并不完全是原文书形成的年份。若不加以核对原档校勘研究，定会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康熙朝满汉文档案的整理与翻译，给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对清前期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档案整理者也表示由于原始档案存放凌乱，整理出版难免出现错误。因此利用该档案文书研究相关问题，有必要结合原始档案进行校勘研究。

---

①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22 页。

② 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

③ 谢贵安:《〈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④ 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37 页。

⑤ 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清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